



王雨辰◎著

#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

MEI WAN YI GE LI QI GU SHI

## 之惊悚夜

悬疑天才**王雨辰**最新精华短篇集  
希区柯克式的悬念，营造最深入人心的惊悚

国内第一部点击率过亿的悬疑经典作品

雄踞全国新华书店、当当网、卓越网畅销榜

被誉为现代版《聊斋》、中国版《一千零一夜》

《每晚一个离奇故事》系列

中国书画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之惊悚夜/王雨辰著. 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9. 11  
ISBN 978-7-80220-637-3

I. 每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9865 号

上架建议:畅销小说 | 惊悚悬疑

选题策划:博集天卷

策划编辑:张应娜

封面设计:刘 军

##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之惊悚夜

出版人:田 辉

著 者:王雨辰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出版发行: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100048)

电 话:88417359(总编室兼传真)68469781(发行部)

88417417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[cpph1985@126.com](mailto:cpph1985@126.com)

印 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监 印:敖 晔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17

版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0-637-3

定 价: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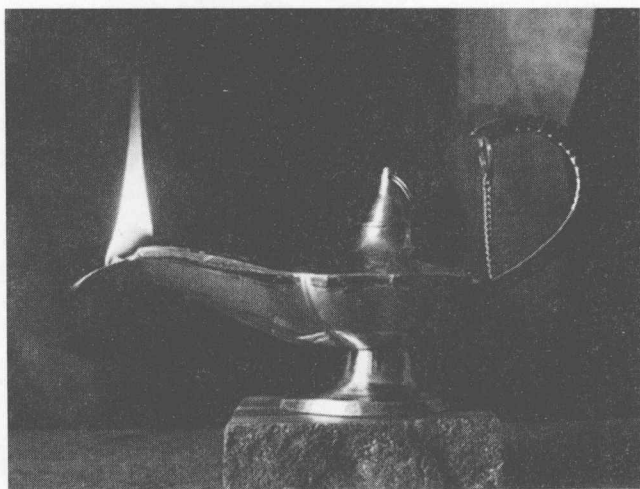
王雨辰◎著

# 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 之惊悚夜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## 目录 Contents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之**惊悚夜**



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夜  | 雪屋 /004     |
| 第二夜  | 戒指 /033     |
| 第三夜  | 我的惠美 /042   |
| 第四夜  | 相似的脸 /056   |
| 第五夜  | 四人电梯 /066   |
| 第六夜  | 死神 /076     |
| 第七夜  | 裂缝 /092     |
| 第八夜  | 父子 /101     |
| 第九夜  | 免费的商品 /108  |
| 第十夜  | 录像带 /114    |
| 第十一夜 | 换骨 /124     |
| 第十二夜 | 祛病并 /130    |
| 第十三夜 | 魔术师 /144    |
| 第十四夜 | 医生与刽子手 /158 |
| 第十五夜 | 搭错车 /180    |
| 第十六夜 | 人间喜剧 /192   |
| 第十七夜 | 货物 /216     |
| 第十八夜 | 复仇 /247     |
| 第十九夜 | 迟到的复仇 /252  |
| 第二十夜 | 13 街区 /266  |



## 第一夜 雪屋 Xuewu

雪如松土一样，踩上去嘎吱作响，几乎没到大腿了，每走一步都要用手将脚十分费力地拔出来。陆建一摘下箍在额头的墨镜，喘着粗气转头看了看，四周都是一片惨白，漫天地压过来逼得眼睛睁不开，陆建一叹了口气，心里有些懊悔没有听从刚才那位猎人的话。

“建一，到底走哪边啊？”身后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响起，让陆建一觉得舒坦许多，被冻得冰冷的耳朵也觉得软绵绵的了。

说话的是一名戴着黄色编织绒帽的少女，她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铁棍做支撑，也娇喘连连，两人身边还有三个年轻人，他们都穿着厚重的棉袄，背着大号旅行袋，在这种天气里，一行五人走在这几乎荒无人烟的雪山上。

“我早说不要这时候来，我爸说这段时间是山上最冷的时候，即使是动物也不会出来。”身材最高的男孩对着陆建一略带指责道。

“龚平，如果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话，那就不是野外探险而是郊游了，那样又有什么意义和挑战？”陆建一反问道。

“就是，龚平你除了开口就是你爸爸你妈妈，还有没有自己的主见啊，都二十几岁的人啦，别老像以前小时候似的。”一个语速极快如吐豆一般的女声响起，说话的是一位短发少女，她叫杨蔻，同样是陆建一的大学同学。

“是啊，蔻蔻说得对，你说对吧，艾云？”先前那个戴着黄色绒帽的少女转头问身材最为矮小、穿着厚实羽绒服的少年，他叫艾云，比其他四人低了一个年级，艾云由于风声没有听到少女的问话，只是一个劲地看着前面的雪地发呆。

“喂，文秀问你呢！”身材高大的龚平站在艾云面前简直悬殊极了，犹如巨人与侏儒一般，原来黄色绒帽少女叫文秀。

“这里进山只有一条路。”艾云指了指前面，但说话却又像是自语一般。

“差点忘记了，艾云是这里出生的，让他带路就好了。”杨蔻走过去摸了摸艾云的脑袋，那动作犹如抚摸自家的宠物一般。艾云没有躲闪，只是有些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

“那大家快点吧，现在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了，我记得这里应该会有猎人修筑的供人居住的木屋，那里会有干柴和食物，大家加油！”陆建一很有风度地挥了挥手，接着戴上墨镜朝前走去。

身后只剩下杨蔻一人唧唧喳喳，按照她好友文秀的说法，即便是将这个女人扔进恐怖的原始森林，她也会和那里的野兽交上朋友。

倒是艾云依旧落在队伍的最后面，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望了望身后，眼睛里充满着难以捉摸的味道。

两个小时后，一切照旧，唯一改变的就是他们的体力和逐渐暗淡的光线了，四周白色的雪仿佛要将他们淹没掉似的，逐渐昏暗的视野里，反倒是白色的雪地反光更加强烈，带着让人刺眼腻味的光芒。

这个时候即便是杨蔻也无心说笑了，虽然大家不愿意承认，但是一丝丝难以察觉的不安夹杂在冷风中，袭进众人的骨髓里。

“到底还要多久啊，艾云？”杨蔻用手勒着艾云的脖子，她身上的行李已经全部扔到艾云身上了，包括文秀的。一向如此，只要杨蔻要出去玩，就一定带上艾云，什么跑腿拎包全是他做，而艾云似乎也很乐意做这些事情，有时候文秀也觉得过分。

“你根本不知道，狗有权利拒绝主人么？”杨蔻冷冷地回答文秀，既然

这样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文秀也就懒得管了。

“艾云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背着我走吧。”杨蔻将另外一只手钩住艾云的脖子，朝着艾云的脸吐出一口暖气，艾云觉得鼻尖一热，眼睛都有些花了。

“够了，你想杀了他么？”陆建一转过脸，走过去将杨蔻的手从艾云脖子上拉扯下来。

“别碰我！”杨蔻忽然用极其刺耳、尖锐的声音吼道。

“对，你凭什么责怪蔻蔻，要不是你所谓的英明领导，我们会落到这份田地么？你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、聪明的，从来不把别人的意见当回事，不听进山前的那个猎人说的话。”龚平也突然发难道。

五个人围成一个圈，开始了争吵，但突如其来的激动终究也只是让神经兴奋了一下子而已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疲惫和麻木。

文秀有些懦弱地看着众人，只是拉扯着杨蔻说些无用的规劝的话，这也难怪，有陆建一这样强势的恋人，即便是有性格，也会慢慢磨平了。

陆建一的确有过反省，龚平说得没错，这次的确是自己失算了，但错不在自己，在老天爷。

他如何想到今年会发生几十年不遇的冰雪天气？

而且大家坐的火车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居然熄了火？

自己又头脑发热地决定带着众人步行去城镇坐汽车回学校？

这些都是连锁反应啊。

还有刚才进山的那个猎人。

对，他也是这一环中的一部分。

三小时前。

“进山？”

“是的。”两个字地问，两个字地回答，这就是陆建一的风格，从不拖欠别人，但别人也别想占他便宜，他很看不起这种在城乡接合地带逛游的灰色人群，靠着从城市学来的或者说自己上过当的低劣手腕，忽悠比他更天真的人群，可此时没有办法，无疑眼前这个裹着廉价、尚未洗净带着些许霉味的军大衣的瘦削男人，对这一带如了解自家后院一般了如指掌。

地图和对其他人的询问都很清楚，翻过这座小山就是城镇，那里有直接绕过雪灾区的公路直通学校，到了学校就好了，但是眼前的前提是必须

先绕过这座小山。

但即便是小的山，那也是相对而言，就好像最强壮的蚂蚁，也打不过最瘦弱的大象。

虽然五人都是校内登山队的骨干，但毕竟没有准备和工具，贸然进山非常危险，也耽误时间。陆建一希望找个导游，之前他想过艾云，但是这小子推说自己离家太久，而且这里也从未下过如此大的雪，他这么说也不无道理，普通的山和雪山的确是两个概念，陆建一宁愿将指挥权让给别人，也不想给这个小子。

几小时前，那人背着一杆看上去比他的年岁还大的木托双管猎枪，腰间插着一柄一尺长的猎刀，眯着眼睛叼着廉价的烟嘴，上下打量着陆建一和他身后的女孩，眼睛里露出轻蔑的眼神。

“不可能，即便是我上去也要在白天，这年头猎物也不好打啊，都不肯出来觅食，装的铁夹两个礼拜连根兽毛也没有，我还正打算上去收拾屋子呢，自己都在犹豫到底去不去。”猎户虽然邋遢，却一脸的诚恳。陆建一皱了皱眉头，心想这山确实难以翻越了。

“我劝你们在这里待一阵子，这雪说不定过几天就化了。”

“那您看要多久？”

“不知道，说不定今天夜里，说不定一个礼拜。”猎户不像是开玩笑，陆建一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向旁边的四人，把猎户的话告诉他们。

“那怎么办，现在回火车上去，还是再找个小村子待上几天？”龚平问道。

“火车上很冷，也没吃的。”陆建一否定了这个提议，“干脆我们和那个猎户一起上山，他说山上有个供迷路旅客过夜的木屋，有干柴可以生火。”

“可是他不是说上山很困难么？”杨蕊问道。

“没事，我们好歹也是半职业登山的，天黑之前爬到木屋不成问题。”陆建一之所以这么自信，是因为他向猎户打听到了木屋的详细地理位置和路线，虽然从来没来过这里，但他相信爬这样一座小山没问题。

“我觉得还是回火车上吧，要是夜里还在雪山……我听阿爸说夜里还在雪山上会很危险，这里很少下雪，尤其这么大的。”艾云忽然低着头小声说。

陆建一鄙夷地望着艾云，冷笑了一下。

“这么说你来带队好了，我忘记了，你从小就住这里，是专家啊。”

其余几人笑了起来，艾云把头弯得更低了。文秀有些不忍。

陆建一本来就有些不快，这会儿找到了发泄的借口，他走过去用力拍打着艾云的后脑勺。

“说话啊，你不是什么都懂么？”

文秀很奇怪，陆建一很少对人这么粗野，她马上冲过去拉开了艾云。

“别欺负他了。”文秀将身体挡在艾云面前，艾云缩着脑袋站在文秀身体后面，将双手搭在文秀肩膀上，那情形犹如三人在玩老鹰捉小鸡。

陆建一有些生气，“你就护着他吧！”说完气冲冲地背起旅行袋。

“我们上山！”他快步走在前面，振臂大喊了一声。

“没事吧？”文秀拍了拍艾云，艾云点了点头。龚平和杨蕊也像做游戏一样高兴地向山上走去。

猎户在旁边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虽然是冬天，还是要小心啊。”他在众人身后喊了一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文秀觉得那猎人怪异得很。

陆建一没想到看似低矮的雪山居然会爬得迷路了，而且本来停了一夜的雪居然又下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大，还夹杂着大风。

“还是我来带路吧，你把木屋的位置告诉我吧。”艾云忽然停了下来，喘着粗气对陆建一喊道。

陆建一停了下来，踩着厚雪走到艾云面前摘下眼镜，死盯着他看，艾云立即低下了头。

“我说建一，还是让他带路吧，要不然……”龚平也走过来将手搭在陆建一肩膀上，陆建一回过头将龚平的手拍去。

“要不然什么？都会死在这里？你怕了？”

“你他妈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怕了？你看看杨蕊和文秀，她们还能支撑下去么？”龚平愤怒地指着相互搀扶的文秀和杨蕊，因为在文秀的劝阻下，杨蕊没有让艾云背着自己。

陆建一沉默了。他掏出自己在猎人那里得知的木屋位置画成的建议地图交给艾云，艾云愣了一下马上接过来，然后测算了一下方向，接着他高兴地朝着文秀喊道：“文秀姐，还好，偏离得不远，再走上四十多分钟一定能到木屋。”

文秀也很高兴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艾云也从队伍的最后挪到最前面，和陆建一走在一起。

两人并排走着，默然无语，陆建一忽然将身体靠近艾云低声呵斥：

“不许你叫文秀叫得那么亲热，你干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不要以为你真成了这里的头，登山社不是你说了算的！记住，你只配帮我们提东西！”陆建一说完，拍了拍艾云的脑袋。艾云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四十分钟后，果然在满天弥漫的风雪中，一栋两层的木屋在不远处若隐若现，一行人高兴异常，步伐也加快了许多。

五个人排成一条直线，在苍白的雪地里犹如一只黑色的虫子，慢慢地朝着木屋蠕动，仿佛那木屋是自己的巢一般。

木屋的门只是稍稍带着，一推就开了，最先进屋的是杨蔻，她刚才还让文秀搀扶着，这会儿突然一下蹿到最前面，跑进屋子。

“啊！太舒服了！”杨蔻发出一声娇叹，闭着眼睛举起双手坐在木屋中间垫着厚厚毛皮的木椅上。的确，少了风雪让人舒服很多。

等大家都走进屋子放下行李，陆建一马上将木门关上，整个一层木屋很宽阔，大概有三十平方米，里面有一个火炉，几张木椅，以及一堆木柴，柴火很整齐地码放在墙角。奇怪的是似乎有人来过，在火炉里还有尚未烧尽的木柴，可惜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，先前将近几个小时的辛苦跋涉，他们已经将仅存的食物吃光了，现在歇了下来，反而觉得饥肠辘辘起来。

“先生火吧。”文秀说。

很快，一堆红色的火焰在火炉里跳起舞来，外面已经全黑了，五个人围坐在火炉边非常高兴。

“好险啊，要是没有艾云，真的要迷失在雪山里了。”文秀冲着艾云笑道。艾云憨厚地摸了摸头。

“我说还是建一哥的决策英明，要不然我们得在火车上熬夜了，现在那帮傻子还蹲在火车里跺脚取暖呢，而我们只要睡上一觉，等明天雪停了，翻过山，就能在明天下午到学校宿舍了。”杨蔻笑嘻嘻地看着陆建一，但是陆建一却一声不吭板着脸孔环视着木屋。

“可惜没吃的，我真的好饿。”龚平摸着肚子叹道，还未说完，肚子发出一阵肠鸣。

“这房子没锁门，房屋里面的椅子很干净，火炉看上去也是经常清洗的样子，而且还有烛台和新的蜡烛，看来经常有人来照顾。”陆建一说着，走到烛台前拿起蜡烛看了看。

“这蜡烛怎么缺了一块？”陆建一转动着蜡烛自言自语着，发现底端少了一部分，如果只是单纯地因为气温冻掉的，倒不足为奇，关键是他发现蜡烛有些不同寻常。

那上面有着很明显的牙印。他没有声张，而是将被咬掉的部分转了过去，没有说什么。

“对了，还有二楼，我上去找找有没有食物储藏在里面。”艾云站了起来，陆建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什么时候轮到你分配食物了？我上去。”说完他朝着二楼走去，艾云缩着身体又坐了下来，文秀只好好心安慰他几句。

“我上去找找有没有吃的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毛毯之类的。”陆建一走上楼梯对下面的人说。

艾云见陆建一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上去了以后又说：“我们也在哪里找找吧。以前我和阿爸上山，有些猎户习惯把鹿肉、獐子肉风干后吊起来，以防冬天没粮食的时候应急，一般吊肉的地方很隐蔽，怕被野兽发现叼走了。”艾云一边说一边在房子里找了起来。

“啊？还有肉？能有一碗方便面我就很知足了！”龚平嚷嚷道。

大家听了艾云的话忍不住起了兴趣，在不大的木屋里找了起来，果然，文秀无意间抬头一看，房梁上挂着一个灰白色的布袋子，看上去挺沉的。

他们兴奋地搬来凳子将袋子取了下来。

果然，里面装着的是数块黑糊糊泛着油腻的腊肉，闻起来香气扑鼻，金黄色的是脂肪部分，如一块奶酪一般夹在肉皮和富有弹性的黑色瘦肉之间，让人看了就有食欲，肉上还有一层白色的微粒，应该是用来腌制的细盐，猎户喜欢将细盐涂抹在肉上风干，好吃且保持原味，又防腐。

在这种日子里有食物和火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，他们将腊肉拿出来，用带来的本来准备登山用的铁丝工具串起来拿在火上烤，本来冻得硬如石头的腊肉经过加温，发出了类似干柴燃烧的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接着是脂肪融化成动物油在表面生出了无数个小气泡，整间屋子都笼罩在一阵诱人的

香味里，与平日吃过的肉类不同，这些都是天然的野味，有着特殊的味道。

艾云从肉上撕下一块最嫩的想递给文秀，不过看到杨蔻正盯着他手里的肉，只好先给了她。

“哇，艾云你还真是烤肉的天才，太好吃了！”杨蔻将肉全部塞进嘴巴里大口咀嚼起来，还将指头也用舌头舔了一遍，文秀看着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忽然她想起了陆建一，为什么还不下来。

她走到楼梯口朝二楼喊了一句，但没有回音，于是文秀打算走上楼梯，但正巧在楼梯上遇见了急匆匆下来的陆建一，他的神情很奇怪，似乎非常紧张，但脸上却又带着掩藏不住的笑意。

“建一，怎么这么久不下来啊，你手上提着的是什么？”文秀关切地问道，却注意到陆建一的左手提着一个厚实的白色编织袋。

“哦？建一哥你拿了什么啊？”杨蔻也凑了过来。众人的注意力都被陆建一的袋子吸引了。

“是小米，看来是先前住这里的人遗留在这里的吧，我背包里有折叠锅，我们去外面弄点干净的雪化掉熬粥喝。文秀，你帮我整理一下，我怕这米放太长时间可能会有些变质。”陆建一拿起手中的袋子晃了晃，然后递给文秀。

“Lucky！”杨蔻兴奋得跳起来，冲过去挽着陆建一的手臂，眯着眼睛看着他，文秀有些尴尬地站在一边，陆建一从杨蔻手里挣脱出来。

“杨蔻，你不怕文秀吃醋啊？”在一边烤着腊肉的龚平怪怪地说道。

“切，小家子气的男人，我和文秀是高中好友啊，建一哥还是我爸爸战友的儿子，他还是我介绍给文秀认识的，我们三个就是亲密的吉祥三宝啊。”杨蔻的样子很可爱，文秀也觉得方才自己有些失态，过去从陆建一手里接过米袋子。

“我去整理一下，怕里面时间太长生虫子了。”文秀温柔地说。

“那我和建一哥出去弄点雪吧。”杨蔻笑道。陆建一没有回答，只是看了看文秀，文秀也笑着说好。

外面的雪似乎小了很多，看情形过了今晚就能完全停住了，明天，明天他们就能坐上开往学校的公共汽车了。

是的，前提是要熬过今晚，短短的一个夜晚而已，文秀认为这个夜晚

和自己以前无数个夜晚一样普通罢了。

天已经接近全黑，文秀叮嘱了陆建一几句。陆建一告诉文秀，自己不但要拿些干净的雪来化水，还要去看看周围的地形和天气情况，是否明天可以起程翻过雪山，而杨蔻则一个劲地说要去外面打雪仗，毕竟这么大的雪十年也难遇见一次，杨蔻又是富家千金，自然对这野外的大雪非常感兴趣，看样子两人是不会这么快回来了。

龚平嘴巴里使劲嚼着腊肉，皱着眉头看着杨蔻和陆建一朝着雪地走去，刚走出门，杨蔻就趁着陆建一不备，从地上抓起一把雪揉成团砸向陆建一，然后自己像只兔子一样跑开了。陆建一也笑着从地上捧起雪砸向杨蔻，两人自小便是这样玩雪仗，直到越跑越远。

龚平实在看不下去，将嘴巴里的肉吐了出来，他转头一看，正在烤肉的艾云正享受着肉香，便一巴掌朝他脸上扇过去。

“你得意个屁啊，烤的是什么肉？这么难吃！”艾云被打蒙了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“蔻姐说很好吃啊。”他分辩道。龚平更加生气，又是一巴掌。

“别他妈的叫这么亲热！”龚平气急败坏，再次抬起了手，艾云也不躲闪，只是将头往下缩了缩，那情形犹如一只乌龟，可惜艾云没有可供他躲避的龟壳。

不过这次手被一旁的文秀抓住了，龚平转过脸看了看文秀，气呼呼地挣开了。

“你们为什么总是欺负他？艾云烤的肉是不错，你不是没事找事么？”文秀质问道。

龚平愣了愣，忽然笑了起来，那笑声让文秀发毛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你真是个傻瓜，全世界都知道杨蔻和建一不清不楚，亏你还能装作一无所知地夹在两个人中间，一个是好友一个是恋人，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呢，还是装傻充愣啊？”龚平的话像锥子一样扎在文秀心里，风言风语她不是没听过，但是她坚信互相信任是两人相爱的地基，否则不管上面的大楼多么华丽高耸，也是一推就倒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

“你胡说！杨蔻只是把建一当大哥一样，何况你有什么证据？我知道你喜欢杨蔻，喜欢她的人多了去了，她眼光又高，你们追不到人家就造谣！”

文秀厉声说道。这话倒是捅到了龚平的软肋上，他一时说不出什么，闷着头烤火，几分钟前房间里的欢快气氛就这样消失殆尽，整个屋子如无人般死寂下来，只能听得到燃烧着的干燥木柴发出的噼啪声。

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陆建一和杨蔻还没回来，手里的小米已经被文秀挑挑拣拣好几遍了，暖和的炉火让众人昏昏欲睡起来。

忽然，二楼传来了一声响动，声音沉闷，三人都惊醒过来，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摔下来一样。外面的雪忽然大了许多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就好像方才停下来蓄积了一般，这下子被老天爷直接端盆倒下来，雪花连成一片，漫天蔽日，文秀有些担心陆建一和杨蔻二人。

文秀看了看龚平，龚平也朝上看了看，声音过后继续是一片寂静。

“话说回来，好像除了建一，我们还都没上去看过。”文秀说。

“我记得那猎人谈起这木屋的表情很怪异，难不成这房子闹鬼么？”龚平将脸靠近文秀，虎着脸压低声音道。

“你别吓唬我！”文秀虽然这么说，但还是心中怯怯的，倒是艾云有些无所谓的神情。

“山里面的确有些鬼怪啊，任何住在山里的人都多少听说过，像山神、雪妖、魍魉或者伥鬼什么的，说不定运气好还会遇见雪狐之类的，不过都没人亲眼看见过。”艾云笑嘻嘻地说。

“你懂个屁！”龚平骂道。艾云立即收起笑容低下头不说话了。

“别瞎猜了，我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龚平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“待久了也要活动一下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
文秀使劲摇着头，龚平哼了一声，唱着歌朝二楼走去。

没过多久，二楼传来了龚平的呼喊声，文秀和艾云对视了一眼，马上冲了上去。

文秀终于看到了二楼的全貌，比一楼似乎略小一些，但格局一样，龚平一脸无法抑制的惊恐，手指向地上。

文秀也吓了一跳，因为地上躺着一个几乎已经僵硬的人，或者说尸体更为恰当吧。他仰着脸躺在龚平和文秀脚边，穿着一身草绿色军大衣和黑色皮毛，而且那人好生熟悉，一只手拿着一张字条，另外一只手紧紧攥成一个拳头。

是先前他们见过的那个猎人，文秀和龚平总算想起来了。

他也打算上山打猎收拾屋子，为什么现在却躺在这里了？而且看样子似乎死了有一段时间了。

文秀想过去仔细看看那人，看是否还来得及救活他，忽然艾云走上前一步。

“别碰他，山里的毒物多，即便是冬天，它们也不会死亡，说不定这猎人是在外面碰到了有毒的植被或者被咬伤了，坚持走到这里才死去的，文秀姐和平哥过去些，还是我来看看吧。”艾云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龚平也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连忙缩到一边去，顺便将文秀拉开。

“艾云你也要小心啊。”文秀说道。艾云笑了笑。

他蹲下来小心地拨弄了一下那猎人，试探了下他的鼻息和心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“他已经死了至少几个小时了。”艾云抬起头，看到尸体倒下的位置正好是一个大衣橱，里面空空如也，足够一个成人钻进去，似乎开始他是被藏在衣橱里，然后因为衣橱的门被尸体的重量压迫，最终搭扣松开才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刚才听到的沉闷声音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居然会有死人？刚才建一不是上来过么，为什么没看到？”龚平像发疯似的着急喊道。

“不，我觉得可能建一哥上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。”艾云将死者的手拿了起来，掰开食指和拇指给两人看。

“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文秀好奇地问。

“你们看，天气很冷，在他的食指和拇指上有两道很深的细窄的血痕，就像是类似刀背一样的钝器挤压过一样，你们再看那衣橱，门的内侧有竖起的枝干，外面又没有上锁，他极有可能是蹲在里面用食指和拇指扣住枝干让外面无法打开，而当他死去后手指保持这个姿势，淤血无法散开，时间长了他朝着外面滑动，所以撞开了衣橱的门吧。”艾云慢慢分析着，又打开衣橱的门，果然内侧有两根细长的木质枝干，上面的宽度正好和死者食指上的血痕一致。

“好厉害！艾云，看不出你分析得很到位呢！”文秀惊讶地看着平日里很少说话的艾云，连龚平也有些始料未及。

“可是他是怎么死的？”龚平问道。

“恐怕是食物中毒，他身上的尸斑都是鲜红色的，脸色发青，而且还呕吐过，有股子苦杏仁味。”艾云继续看着。

龚平嗅了嗅，“的确有些苦杏仁的味道。”

“是氰化物中毒，这山里不应该会有这种毒药啊。”艾云非常奇怪，他又看了看死者死死攥着的那只手，艾云使劲掰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纸团。

“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进来的人只有一个能活着出去，解药就在……”艾云费力地念道。

“解药在哪里？”龚平抢过字条。

“被撕掉了，只有这么多。”艾云说。

“在外面是不可能碰到氰化物的，如果他是在这屋子里中毒的话，应该是吃了什么。”艾云说，“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胸闷，喉咙有灼烧感，头痛头晕、身体无力这些症状。”

文秀听完，的确觉得一阵眩晕，加上刚才在火堆旁自己也有些嗜睡和无力感，现在喉咙在吞咽的时候也有些刺痛和灼热，她望了望龚平，显然他的表现也是一样的。

“必须赶快找到解药，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字条没有了。”艾云四处找了找，的确到处都没有被撕掉的字条。

“那些肉好像我们都吃了，不，建一没有吃，说不定就是他下的毒，他要杀了我们！”龚平有些抓狂了，他双手发抖高喊道。

“别胡说！建一不会做这种事的，再说不是意外才在这里被困住的么？”文秀怎么也不相信建一会这样做。窗外已经完全黑了，外面的雪下得正紧，夹杂大风拍打木屋发出啪啪的声音，文秀非常担心陆建一和杨蕊的安全，忽然楼下发出响动，看来是他们回来了。

“这里怎么办？”艾云蹲在地上看着龚平，龚平低着头想了会儿。

“叫他上来。”龚平说。

三人走到楼下，看到陆建一拉着杨蕊走了进来，两人看上去似乎很兴奋。

“怎么了？”陆建一见其余的人都一脸的凝重。

“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么？”龚平冷着脸问。

“没有啊，外面雪下得很大，不过不太冷。等粥熬好了，大家喝了粥，